

《李秀成自述》隐藏的秘密

1962年，曾国藩后人曾约农将一份曾被曾氏家族视为绝密的《李秀成自述》拿出来交给出版社出版。这份资料还原了历史真相，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但是事情到这里没有结束，1977年，曾国藩另一位后人的一句话揭示了《李秀成自述》中隐藏着的李秀成的一个重大战略目的。

李秀成被俘后究竟是何表现

李秀成(1823-1864)，原名李以文、李寿成，28岁参加太平军后，由于战功卓著被封为“右后四军军师”，加之粗通文墨，不久就成了“地官副丞相”，是太平军中后期迅速升起的一颗新星。天京事变后，洪秀全放眼身边无人可堪大用，开始对其格外重用，封其为“副掌帅”，即指挥太平军的第二把手。1857年是其人生的高光时刻，由于率兵解除镇江之围，洪秀全为表彰其突出功绩，赐其名“李秀成”。洪秀全本人名字中有“秀”，赐名而不避“圣讳”，堪称最大褒奖。

1858年，由于大破清军北大营，洪秀全封李秀成为“忠王”。然而，李秀成最终没有成为洪秀全寄托希望拯救天京的那个人。同治三年(1864年)，伴随着几声巨大的爆破声响，天京陷落，李秀成为了护送幼主洪天贵福，把自己的好马给他逃跑，自己骑个驢马因此被俘。

曾国荃(曾国藩的四弟，湘军首领之一)对这位从未谋面的老对手恨之人骨，亲自进行审问。盛怒之下，曾国荃“叱勇割其臂股”，而李秀成“殊不动”。最后在幕僚赵烈文的提醒下，曾国荃才停止用刑。

第二天，赵烈文对李秀成进行提审。此时的李秀成已经不再是怒目圆睁，而是有问必答。他简要对赵烈文说：当初烧炭为业，后来被胁迫入会，称洪秀全为洪先生，初在石达开部下当职。赵烈文问他几位大王孰好孰坏时，李秀成表示“独服石王”。赵烈文又问：“你在伪朝知道洪秀全不能成事呢，还是觉得他肯定能成功？”李秀成回复说：“如骑虎不得下耳。”

总之，这次审讯李秀成相当配合，只是在最后不知为什么忽然对赵烈文说：“天上有数星，主要是预示夷务不靖，十余年必得验证。”赵烈文详细询问那颗星星的名字，得到回答后，深谙易学的赵烈文认为“皆鄙俚俗说而已”。

最后赵烈文问他有什么打算，李秀成表示：“肯定是死，只是我还有些旧部，想给他们写信遣散，则瞑目无憾。”赵烈文认为他“有乞活之意”，最后向他表示说：“汝罪大，当听中旨，此言非统帅所得主也。李秀成于是“俯首不语”。至此，赵烈文已将李秀成心理底数大致摸清。

5天后，曾国藩从安庆赶到，亲自处理李秀成问题。在这几天，李秀成写了数万字的“供词”，即《李秀成自述》。李秀成的自述大概写了7方面的内容：一是有关金田起义详情，二是有关“天京事变”前后的历史，三是有关六解天京之围的情况，四是叙述在上海等地与“常胜军”交战的情况，五是太平天国的军政民政做辩解，六是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几大失误，七是表达他自己要为曾国藩收复太平军余部的愿望。

曾国藩为何将李秀成匆匆处死

曾国藩看过《李秀成自述》后，赵烈文到曾国藩处闲谈。曾国藩问他：“我打算将李秀成就地正法，不必等朝廷指示，你觉得可以吗？”赵烈文说：“活捉李秀成十多天了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而且又遵照您的吩咐，录下了他的口供，应当不会让任何人怀疑。况且李秀成这个人十分狡诈，不能把他押送到朝廷处理。”显然，在处死李秀成的问题上，曾国藩与赵烈文意见一致。

3天后，曾国藩再次来到囚禁李秀成的地方，与他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。曾国藩也看出李秀成依旧有求生之意。曾国藩对他说：“对你的处理要等候朝廷指示，不是我能决定的。连日来我也为此事反复考虑，等朝廷有了明确指示再告诉你。”第二天，曾国藩派人通知李秀成：“国法难逃，中堂不能为你开脱罪责。”李秀成颇为感恩戴德地说：“中堂厚德，铭刻不忘。今世已误，来生图报。”于是被曾国藩处死。

曾国藩为何不敢把李秀成解送到北京，而要匆匆将其处死？其间利害关系，大体有这么三点：一是太平天国“圣库”财物被曾国荃纵兵抢掠一空，李秀成对此知之甚详，将他解送至京，势必将供出实情，对曾国荃和湘军其他将领极其不利，曾国藩也难逃失察之责。二是曾国藩兄弟多次奏报战绩，难免有所夸饰，李秀成到北京后，一旦“搬弄是非”，将其拆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三是金陵城破之后，湘军只顾抢掠，对太平军毫无防范，致使幼天王洪天贵福轻易逃脱以及李秀成为方山村民活捉等，这一系列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，对曾国藩兄弟甚至整个湘军的声誉都将造成巨大的损害(左宗棠不久即对此弹劾)。因此，迅速处死李秀成灭口，对曾国藩来说，显然益处更大。

曾国藩在给朝廷上疏解释为何要提前处死李秀成时说：“臣窃以圣朝天威，灭此小丑，除僭号之洪秀全外，其余皆可不必献俘，陈玉成、石达开即有成例可援。且自来元恶解京，必须诱以甘言，许以不死。李秀成自知万无可道，在途或不食而死，或窜夺而逃，翻恐逃显戮而贻巨患。与臣弟国荃熟商，意见相同，辄于七月初六日将李秀成凌迟处死。”曾国藩的理由让朝

廷无懈可击，因为有先例可循。

《李秀成自述》是否被“篡改”

据赵烈文在其日记中记载，李秀成的亲笔自述供词有五六万字。同治三年七月七日曾国藩在《谕纪泽》信中说：“伪忠王自写亲供，多至五万余字。两日内看该酋亲供，如校对房本误书，殊费目力。”照此看来，李秀成的供词有五六万字之多是比较准确的。李秀成的自述非常翔实，且叙说很有条理，赵烈文读完后感叹李秀成是个人才，只不过文化程度不高，笔墨不算流畅，还有很多白字和错字，但这些都不影响李秀成自述的珍贵价值。

另据曾国藩日记记载，早在七月五日，他就开始亲自校阅李秀成供词，当天看了8页纸。第二天，他又对李秀成供词进行审查，这一天总共看了两万零字。七月七日，曾国藩把剩下的八九千字供词看完。

如此看来，校阅修改李秀成供词的工作，首先是曾国藩自己在做，赵烈文只是在他审阅修改的基础上再通读一遍，最后润色把关而已。这说明曾国藩对这份供词是极其重视的，亲自严格审查，凡不利于自己的地方，都被他做了精心删改。这还不够，最后还让赵烈文认真通读一遍，他才放心报送军机处。

于是，历史上的《李秀成自述》的原件就被保存在曾国藩故乡，长期不允许外人参观阅读，尽管这已经是被修改过的。

1962年，曾国藩后人曾约农将这份曾被曾氏家族视为绝密的《李秀成自述》，拿出来交给出版社出版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当时一位历史学者对此评说：“忠王不忠，铁证如山，晚节不忠，不足为训。”

直到1977年12月，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在给一位专家的信中，提到其母(曾国藩孙女曾广珊)亲口告诉她，“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，文正公不敢”。联系供词全文、李秀成性格、当时处境、国内外环境，可以推断李秀成写这供词绝不只是保存太平军史，为自己留个传。他的最高期望值是，曾国藩能拥兵称帝，那么他可能就有可乘，重整太平军，最终再度形成“三家争天下”的局面。但李秀成显然高估了自己自述的效果，对曾国藩其人和其格局也缺乏正确的判断。

据《文史博览》 赵立波/文

沈从文帮学生汪曾祺找工作

众所周知，汪曾祺投考西南联大是冲着沈从文去的。不过，沈从文进入联大，比汪曾祺入学时间早不了多少。沈从文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，先协助联大秘书长杨振声编辑教科书，1939年6月27日受聘于联大。汪曾祺7月初报考联大，此时沈从文任教联大还不足一个月。

沈从文每周到联大上课三天，大部分时间住在文林街20号联大教员宿舍楼上临街的一间屋子里。汪曾祺回忆沈从文这间宿舍：“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，晚上从瓦缝中可见星光、月光。下雨时，漏了，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顶一顶，移密就疏，办法倒也简单。”

汪曾祺每次去沈从文宿舍，都随便挑几本书，看一星期。他自称“我在西南联大几年，所得到的一点‘学问’，

大部分是从沈先生的书里取来的”。汪曾祺看到沈从文在某一本书的后面写道：“某月某日，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，心中十分难过。”这句话汪曾祺记了一辈子，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汪曾祺从联大毕业后，做过几年教师，但最终还是失业了。于是，沈从文致信艺术界的朋友，托他们为汪曾祺谋职，信中说：“我有个朋友汪曾祺，书读得很好，会画，能写好文章，在联大文系读过四年书。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。”因为汪曾祺对书画感兴趣，沈从文希望能为他在博物馆找到一份工作。1948年5月，汪曾祺终于经沈从文与杨振声介绍，进了北平历史博物馆当办事员，负责保管仓库，为藏品写说明卡片。

据《老年文汇报》

